

目录

译本序	001
关于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	001
火车上的食人事件	010
一次神秘的访问	022
竞选州长	029
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	037
奇特的经历	046
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	088
亚当日记	100
百万英镑	116
腐蚀了赫德莱堡的人	151
狗的故事	234
三万元遗产	250
斯托姆斐尔德船长《天国行》摘录	296

译 本 序

马克·吐温原名塞缪尔·兰霍恩·克莱门斯，一八三五年生于密苏里州的弗罗里达村，小的时候随家迁居到密西西比河边的小镇汉尼伯尔。马克·吐温的父亲收入不多，命运不济，买了田地未见收益，开店又赔本，“逼得他子女长期为生活而在世上挣扎”。马克·吐温在这样的家境里没有受多少正规的教育，十二岁时父亲去世，他只好去印刷所当学徒，生活清苦。

大约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：有机会在密西西比河航行的轮船上干活，他学会了领港的本事。这一段生活是他最难忘的。他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从船长、水手到南方各州的绅士、移民、人贩子等等，为他今后的创作积累了许多素材。

但好景不长，南北战争爆发（1861年）后，密西西比河航运业停

止,他只得去西部发展。他先去淘金,后去报馆当记者,这是他写作生涯的起点。他写幽默滑稽小品、故事出了名以后便去了东部,不几年他发表了《傻子国外旅行记》(1869年)和《过苦日子》(1872年)两部作品。前者是他为报馆所写的旅欧报道,所谓“傻子”,是指天真无知的美国人。他们到了欧洲,嘲弄欧洲的文化古迹,而自己又土头土脑,举止粗俗。这些报道写得滑稽、有趣,很受读者欢迎。《过苦日子》是回忆他在西部的生活,从随他哥哥到内华达写到他开始作幽默演讲为止。

七十年代初,他同一位富商的女儿奥·兰登结了婚,定居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。一八七四年,他同人合作写了一部长篇小说《镀金时代》,嘲讽当时弥漫全国的投机、发财的气氛。此后,马克·吐温以写作为生,收入颇丰,生活稳定。在哈特福德定居期间,马克·吐温创作了十来部长篇,是他最为多产的时期。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(1876年)是对童年生活的生动描写,小主人公汤姆不喜欢呆板乏味的小镇生活,追求新奇、冒险的生活感受。《在密西西比河上》(1833年)回忆了作者当年的航行生涯,包括拜师学艺,大河景象,有的章节写得极有诗意,透出马克·吐温对那段生活深深的怀念。这个时期,他的主要作品是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(1884年)。主人公哈克是一个穷白人的儿子,曾在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中出现过。他害怕醉鬼父亲的毒打,也受不了正规家庭的种种戒律,便与黑奴吉姆为伴,乘坐木筏沿密西西比河漂流,寻找自由州。一个白人男孩和一个

逃亡的奴隶相依为命，经历了种种险情，反映了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社会生活。哈克起初陷入为难的境地，但经过内心斗争，终于克服了“畸形的意识”，没有出卖黑奴吉姆，“健全的心灵”取得了胜利，这正是马克·吐温自由、平等的民主理想。这部小说运用生动活泼的美国口语写成，而且各种人物有各种不同的语言，为美国文学开创了新的文风。这一切都使这部小说成为美国十九世纪文学的经典之作。

从八十年代末开始，马克·吐温的创作进入后期，幽默、滑稽的笑声少了，讽刺、批判的成分多了，主题也趋向严肃的社会问题。《亚瑟王朝上的康涅狄格美国人》（1889年）被誉为当代“黑色幽默”的先驱。这部小说把一个十九世纪的美国人打发到六世纪的英国去，用一种特有的幽默风格揭露专制独裁的社会体制。《傻瓜威尔逊》（1893年）通过两个婴儿调包的故事批判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。《冉·达克》（1896年）歌颂法国民族英雄，浪漫气氛浓重。

八十年代后期马克·吐温投资“佩奇排字机”的试制工程，又经办出版公司，这两项工作均告失败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偿还债务，一八九一年，马克·吐温关闭了哈特福德的寓所，到世界各地去巡回演讲，于一九〇〇年回国。出了美国，他发现欧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种种罪行，写了《赤道环游记》（1897年）谴责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，赞扬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。

回国之后，他继续撰文抨击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。尤其令我们觉得可亲的是他赞扬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，一九〇〇年在八国

联军入侵北京的前一天,他说“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,欧洲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地欺凌中国,我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驱逐出境,永远不许他们再回来”,并预言“中国将获得自由,拯救自己”。

晚年,马克·吐温的主要作品是他的《自传》(发表在他去世之后的1924年)。其他一些作品带有悲观色彩,流露出对“人”的失望情绪。他这种思想变化,有人归之于他企业经营的失败,发财梦的幻灭,爱妻的去世,爱女的早逝,也有人认为是社会风气的堕落使他看不到光明。

一八三五年,马克·吐温诞生那一年,哈雷彗星划过长空,该星于一九一〇年返回。马克·吐温预言他将随这颗彗星而去。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九日,哈雷彗星闪现在天际,四天之后,马克·吐温果真随之离开了人间。

马克·吐温的短篇小说是从写幽默作品起步的。他称之为“随笔”、“小品”或者“故事”,但其中有人物、有故事,具有短篇小说的基本要素。他这种体裁轻松自如,灵活多变,是同美国西部的幽默传统密切相关的。

美国西部的幽默故事有着悠久的传统。自从有人向西开发以来,就有探险的趣闻轶事在拓荒者中间流传。荒野的篝火旁,航行的轮船上,林间的小木屋里,都是传播这些滑稽故事的地方。人们讲述

这些见闻和故事，原是为了解除一天的疲劳，在没有文化娱乐的地方聊作消遣。这些趣闻的特点是滑稽、幽默、夸张、离奇。它们都是口述的，又经过不同的讲故事人的渲染，添枝加叶，变换角度，因而富有感染力，成了美国口头文学一宗宝贵的财富。

早在马克·吐温诞生之前，这种幽默滑稽文学已经从口头流传发展到书面印刷。作者大多数是来自东部的文化人：记者、教师或者官员。他们喜爱那些粗犷、夸张、滑稽的故事，并且根据各自的趣味，把它们整理改编之后发表在报纸上。马克·吐温先在内华达当记者，后在旧金山等地采访，这段时间正是西部幽默创作的繁荣时期。马克·吐温这个笔名（意为“测标两寻”，即 12 英尺，水位安全，船可通过）就是他在内华达当记者时取的。他的成名作《卡拉维拉斯县著名的跳蛙》写于旧金山，那时他已经三十岁。后来他根据自己的见闻撰写了大量的幽默短篇，以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左右产量最多。

从这些故事看来，马克·吐温有三个特色。

第一，他在西部幽默传统的基础上，发挥极度夸张的艺术想象。例如，我们熟悉的《竞选州长》有这类滑稽文字：

有一家报纸登出一条新的耸人听闻的案件，再一次恶意中伤，严厉地控告我因为一家疯人院妨碍我家的人看风景，我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，把里面的病人统统烧死。

这是非常夸张的写法。“马克·吐温”把疯人院里“病人统统烧死”，这不是犯了命案了吗？怎么不吃官司，还跑来竞选？在这篇小说中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，有些“罪名”不相符。例如，侵占一小片芭蕉地怎么会构成“伪证罪”？诬蔑对方祖父“拦路抢劫被处绞刑”怎么成了“盗尸犯”？这是马克·吐温有意用错位手法制造极度夸张的喜剧效果。

马克·吐温第二个特点是：作品常常以第一人称“我”为主人公，这个“我”像我国相声里的主人公一样，扮演各种喜剧性人物。他们大都天真、老实、无知，思想单纯，什么事都一厢情愿，结果常常事与愿违。

这类例子很多。《一次神秘的访问》的主人公自作聪明，炫耀财富，才中了圈套。《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》的主人公，中国人艾送喜，离别“备受压迫和灾难深重的祖国”，来到“人人自由、人人平等”的美国，以为进了天堂，但等待他的是警察的踢和打，行李被没收，走在街上被狗咬，任人取笑，结果还以“扰乱社会治安”的罪名进了监狱。

马克·吐温用天真老实人做主人公是有意识的。他说，主人公的“单纯、天真、诚恳和浑然不觉要装得非常之像”，“才能收到美妙动人的效果”。艾送喜最后还在迷糊：他为什么进监狱？《关于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》中的小秘书怎么也想不明白：他这么关心国家大事，反倒招人恨？这里，我们看到主人公越单纯，越天真，反差的效果

就强烈。主人公总是怀着某种理想或某种单纯的想法,但在现实中处处碰壁,说明他这个理想是不现实的,行不通的,而他越不明白这一点,就越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。

第三个特点是幽默里含有讽刺。他在《自传》里总结他写幽默小说的经验,说“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经久的。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儿和花絮。我老是训诫人家,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坚持三十年”。“三十年”,是指从他开始写作至写自传时为止。他所谓“训诫人家”是说他写小说含有抑恶扬善的严肃的创作目标。

马克·吐温的讽喻成分是逐步加强的。他早期的作品滑稽成分多。像《田纳西的新闻界》、《我怎样编辑农业报》等一些笑话新闻界的作品,有时滑稽得像闹剧。但到了中期,他创作的主题严肃起来,像《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》、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,写的是美国种族歧视这个社会问题,虽然他表面上嘻嘻哈哈,但受害者的遭遇却让读者笑时含着泪。

在金钱对人的诱惑、腐蚀这个主题上,最能说明马克·吐温从幽默到讽刺的发展。《百万英镑》写得滑稽、有趣,欢乐、诙谐之趣溢出血面,《三万元遗产》就含有讽喻,我们看到金钱怎么扭曲人们的思想感情,以致主人公昏头昏脑,最后“沉浸在模糊的悔恨和悲伤的梦境里”,临死之前,男女主人公体会到“暴发的、不正当的巨大财富是一个陷阱”。在《腐蚀了赫德莱堡的人》中,马克·吐温收起了笑脸,满怀辛辣的讽刺,把那些“诚实的、自豪的”正人君子的虚伪外衣剥下

来，暴露出他们“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”的贪婪面目。这也可以称作“笑”，但那是一种冷峻的笑。

总的来说，马克·吐温的“笑”是对普通人、小人物的一种爱，即便是嘲笑揶揄，也常常是善意的、富于同情的。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想到要去教化那些有教养的阶级，我无论从天性上还是从训练上都不具备那种本领。而且我也从来没有产生过那种野心。我总是想猎取更大的猎物——群众。”

董衡巽
二〇〇五年三月三日

关于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

我辞职不干了。政府的工作好像照常运行,可是不管怎么说,它车轮上少了我这根辐条。我原来是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的文书,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差使。我看得出来,政府其他人员的表情也很清楚:他们就是不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,所以,我没法子只当官差而不丢面子。我在政府任职六天,如果我把这六天当中遇到的所有气人的事一件件、一桩桩,详详细细地摆出来,我可以写上一本书。他们指定我当贝壳学委员会的文书,却不准我同抄写员打台球。不打球虽说冷清一些,倒还可以忍一忍,只要内阁其他成员给我合乎我身份的待遇。可是,他们没有一个待我客气过。我一发现某个部门的头头推行一条错误路线,我就放下一切工作跑去纠正他,我把这种事看成我的职责。可他们没有一回谢过我。我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

望去见海军部长，对他说：

“先生，我看法拉库特海军上将在欧洲啥都不干，闲闲散散，像是在郊游野餐。这个嘛，也许蛮不错，不过我不是这么看。他要是没有仗可打，还是让他回国吧。一个人带领整支舰队旅游，没有什么好处。太浪费了。你注意，我不反对海军军官旅游——合情合理的旅游——厉行节约的旅游。现在，他们还不如沿密西西比河乘木排——”

你该听听他当时发多大的脾气！你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似的。可是我不在乎。我说我这个办法不花钱，既富于共和国的简朴精神，又万无一失。我说，你想安安静静地旅游，乘木排比乘什么都强。

这时候，海军部长问我是什么人，我说我在政府供职，他问我是管什么的。我心想同一个政府里工作的人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，真叫人莫名其妙，但我没有说出口来，只告诉他，我是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文书。好一顿脾气！他命令我滚出他这个地方，以后只许管我份内的事情。我头一个冲动是想撤他的职。不过，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还涉及到其他的人，而我又捞不到什么好处，所以没有撤他。

接着我去找国防部长。他压根儿不想见我，后来他得知我也是政府里的人。我呢，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我想我才不会去找他。我先向他借个火（他当时正抽着烟），接着我对他说，他维护假释李将军^①及其战友们的条款，我没有什么意见，但是我不赞成他对付

① 李将军(1807—1870)，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队的统帅。

大平原上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。我说他兵力过于分散。他应该吸引住更多的印第安人——选一个有利的地形把他们集中在一起，双方都有足够的供应，然后来它个大屠杀。我说，对于印第安人来说，大屠杀最使他们心服。如果他不赞成大屠杀，我说第二个绝招是使用肥皂^①和教育。肥皂和教育的效果不如大屠杀来得快，但是从长远考虑，更能致他们于死命。因为杀了一半，还剩一半，印第安人还能复原，可是如果你给他们上学，叫他们洗澡，他们迟早要完蛋。这个办法慢慢毁损他的机体，击中他生命基础的要害。我说：“先生，是时候了，一定要残酷镇压。对毁坏大平原的印第安人，用肥皂和拼音本加以严惩，让他们去死吧！”

国防部长问我是不是内阁成员。我说我是。他又问担任什么职务，我说我是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的文书。于是他下令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，剥夺了我一天的大好时光。

打那以后，我真想不再吭声，随政府去，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可是使命在身，我不得不听从它的召唤。我访问了财政部长。他问我：

“您要点儿什么？”

这个问题我倒没有防备。我说：“来点甜酒吧。”

他说：“你有什么事到这里来，先生，你就说，越简短越好。”

^① Soap，双关语，另有收买的意思。

我说，他话题转得这么突然，我感到遗憾，这种做法令我反感。不过，在目前情况下，我不去计较，谈正经事要紧。我接着恳切地告诫他，他作的报告长得出奇。我说作这么长的报告是浪费时间，没有必要，而且结构别扭。其中没有描写，没有诗，没有感情——没有主人公，没有情节，没有插图——连一张木刻都没有。没有人会读这种报告，这是明摆着的事。我奉劝他不要因为写这样的报告而坏了自己的名声。如果他想在文学方面搞出点名堂来，他写的时候一定得多搞点花样。枯燥的细节绝对不能往上写。我说日历片之所以受大众欢迎，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诗句、有谜语，他的财务报告要是处处插进一点谜语，销路一定更好，比他写进报告里去的国内税收项目来劲得多。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态度十分诚恳，可是财政部长大发雷霆。他居然说我是一头蠢驴。他存心报复，咒骂了我一通，还说如果我再敢来干涉他的工作，他就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。我说，既然我得不到与我官差身份相称的待遇，我就取帽告辞。我这就去了。这号人好比新冒出来的作家。他们的处女作快发表了，就不知天高地厚，你甭想对他们提什么意见。

我在政府任职期间，好像凡是我履行职责的时候总是碰一鼻子灰。然而我做的事，打算做的事，用意都为我的国家好。我受了冤屈，痛苦万分，没准会逼得我得不公正的、有害的结论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国务卿、国防部长、财政部长和我其他同僚准是一开始就想把我撵出政府。我在政府供职那阵子只参加过一次内阁会议。那一次就

够我受的了。白宫看门的那位公仆好像不情愿给我让路，后来我问他内阁其他成员到了没有。他说都到了，我这才走了进去。他们都在场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请我坐下。他们两眼瞪着我，好像我是外人似的。总统说：

“先生，您是什么人？”

我把名片递给他，他念道：“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文书马克·吐温。”接着他把我从头看到脚，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个人。财政部长说：

“就是这头捣乱的蠢驴跑来对我说，要我在报告里写诗出谜语，把财务报告当作日历片。”

国防部长说：“就是这个人做白日梦，他昨天跑来给我出主意，叫我用教育的法子把一部分印第安人教死，其余的统统杀死。”

海军部部长说：“我认识这个年轻人，就是他这个星期再三干扰我的工作。他担心法拉库特上将领着整支舰队旅游，用他的话说，‘旅游’。他发神经病，建议海军乘木排旅游。荒唐透顶，我没法重复他说过的话。”

我说：“先生们，我看你们都想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抹黑；而且我看得出你们都不想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。今天这个会，我什么通知都没有收到。我靠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要开内阁会议。可这些事我就不说了。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：这是不是开内阁会议？”

总统说是内阁会议。

“那好，”我说，“咱们马上讨论正事，时间宝贵，不能浪费，不要互相揭工作里的老底，这不像样子。”

这时候，国务卿开腔了，他用最亲切的口吻对我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想错了。国会各个委员会的文书不算内阁成员。就好比给国会大厦看门的不是内阁成员一样，这听来好像奇怪。因此，我们虽然在审议国事中很希望能听到你超群的见解，但是根据法律规定，我们不能这样做。审议国家大事，你不能参与；万一灾祸发生，这是常有的事，你会感到难受，但你用自己的言行竭力制止过，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。我祝福你。再会了。”

他这些话说得温和体贴，我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安慰，我这就离开了会场。但是，国家的公仆不知安宁为何物。我刚回到国会大厦我那间小办公室，拿出议员的派头刚把两只脚跷到桌子上，贝壳学委员会一位议员就气冲冲地闯了进来，对我说：

“你这一整天到哪里去了？”

我说，如果此事与任何别人有关的话，那么我是参加内阁会议了。

“内阁会议？我倒要问问，你去参加内阁会议干什么？”

我说我是去出主意的——为增强说服力，我还说此事从各方面讲跟他也有关系。他当时极为无礼，最后说什么他找了我三天，要我抄写一份有关炸弹壳、鸡蛋壳、蚌壳还有其他什么乱七八糟壳类的报告，可谁也找不到我。

这太过分了。他这根羽毛一加上去，我这个抄写员的骆驼背就给压折了。我说：“先生，你以为我是为六元钱一天在干活吗？要真是这么想，那么我建议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另请高明。我不是什么党派组织的奴隶！你那些降低我身份的差使，给我收回去吧。不自由，毋宁死^①！”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不再担任政府工作了。我在那个部门坐冷板凳，受内阁的奚落，最后被我想讨好的那个委员会主席训了一顿，我蒙受迫害，被迫远离我那既冒风险又吸引人的伟大的工作，在危急的时刻抛弃我那正在流血的祖国。

但是我为国家尽过力，我呈上报销清单：

参议员贝壳学委员会文书博士向美利坚合众国报销：

国防部咨询 50 美元

海军部咨询 50 美元

财政部咨询 50 美元

内阁咨询 免费

往返耶路撒冷旅费^②，途经埃及、阿尔及尔、直布罗陀与卡迪斯^③，行程一万四千英里，每英里按二十美分计

① 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政治家、演说家帕特里克·亨利的名言。

② 准州（指待成立、尚未正式批准的州——译者）代表的旅费都按往返旅程报销，尽管他们一去不复返。我为什么不能这么报，百思不得其解。——原注

③ 西班牙西南部一海港。

共 2,800 美元

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文书薪金,每天六美元,

共六天 36 美元

总计 2,986 美元

除了文书薪金三十六元这个小数目之外,报销单上各项竟没有一项照付,财政部长逼得我山穷水尽,他提起笔来把我其它各项统统划掉,只在旁边批了“不准”两字。居然赖账!这国家完蛋了。

我的官场生涯眼前是完了。让那些愿意上钩的文书留下来干吧。据我了解,各部门许多文书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内阁会议;他们对于战争、财政、商业有什么高见,国家领袖从未去询问,好像他们不是政府里的人,而实际上他们天天在办公室干活!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对国家来说多么重要,这一点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下意识地流露出来,你瞧他们在饭店里点菜时候那副神气——但他们是干活的呀。我认识一位文书,他得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式各样小纸片贴到剪贴簿上去——有时候一天要贴八张、十张之多。他贴得不怎样,可是他拿出了最大的本事去贴。这活儿是最累人的。它掏空你的才智。可是他只挣一千八百美元一年。那位年轻人有这么好的头脑,要是愿意干别的行当,他可以攒起成千上万元钱来。可是,他不——他的心向着祖国,只要祖国还剩下一本剪贴簿,他就甘心为祖国去贴。我认识几位文书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写得好,可是他们有多少知识就把多少知识尊敬地奉献在祖国的脚下,累死累活,受苦受